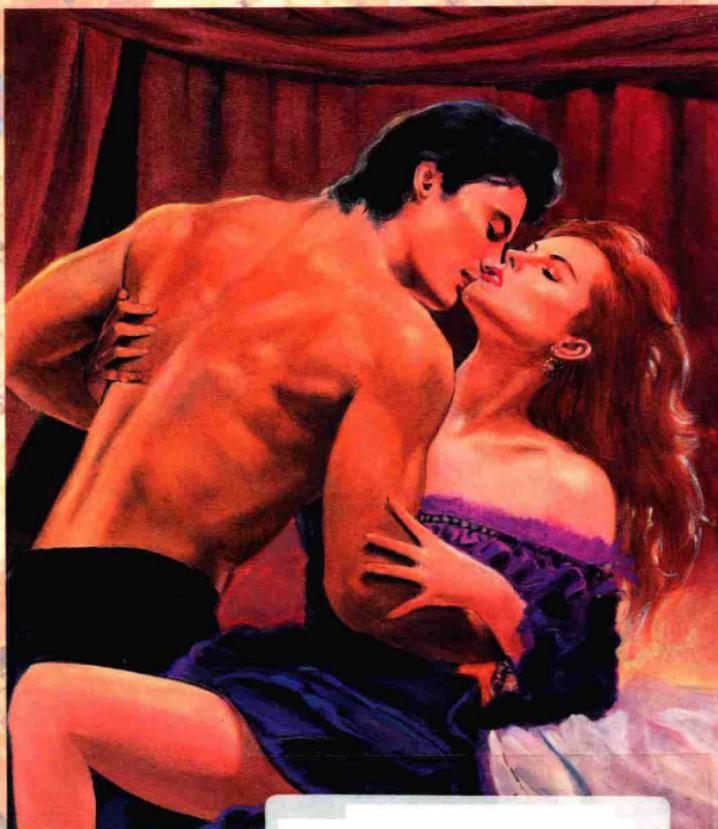


惡棍與新娘

吉莉安·杭特◎原著
霍希恩◎譯



Glen
by Jillian Hunter

浪漫經典 577



林白出

中华



惡棍與新娘

Glenlyon's Bride



惡棍與新娘
Glenlyon's Bride

原著者: Julia Hunter

吉莉安·杭特

譯者: 崔而恩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原著書名／

Glenlyon's Bride

by Jillian Hunter

國際中文版授權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 © 1995 by Maria Gardner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Zebra Books, 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8, by
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 Taiwan.



浪漫經典之577

惡棍與新娘

Glenlyon's Bride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1998·8月

原 著：Jillian Hunter

譯 者：霍希恩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封面繪圖：施凱文

美術編輯：麥發強

校對：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

發 行 人：林星吟

發 行 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27765889-0

傳真：(02)27712568

郵撥帳號：00149809

發行字號：局版合業字第883號

排版者：~~智冠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11號3F~~

定價：新台幣200元

初版：八十七年八月

國際書碼：ISBN 957-812-752-9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蕭雄林律師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加冷布丁路 #06-00 新加坡349320郵區

Tel : 02-7472996 Fax : 02-7438636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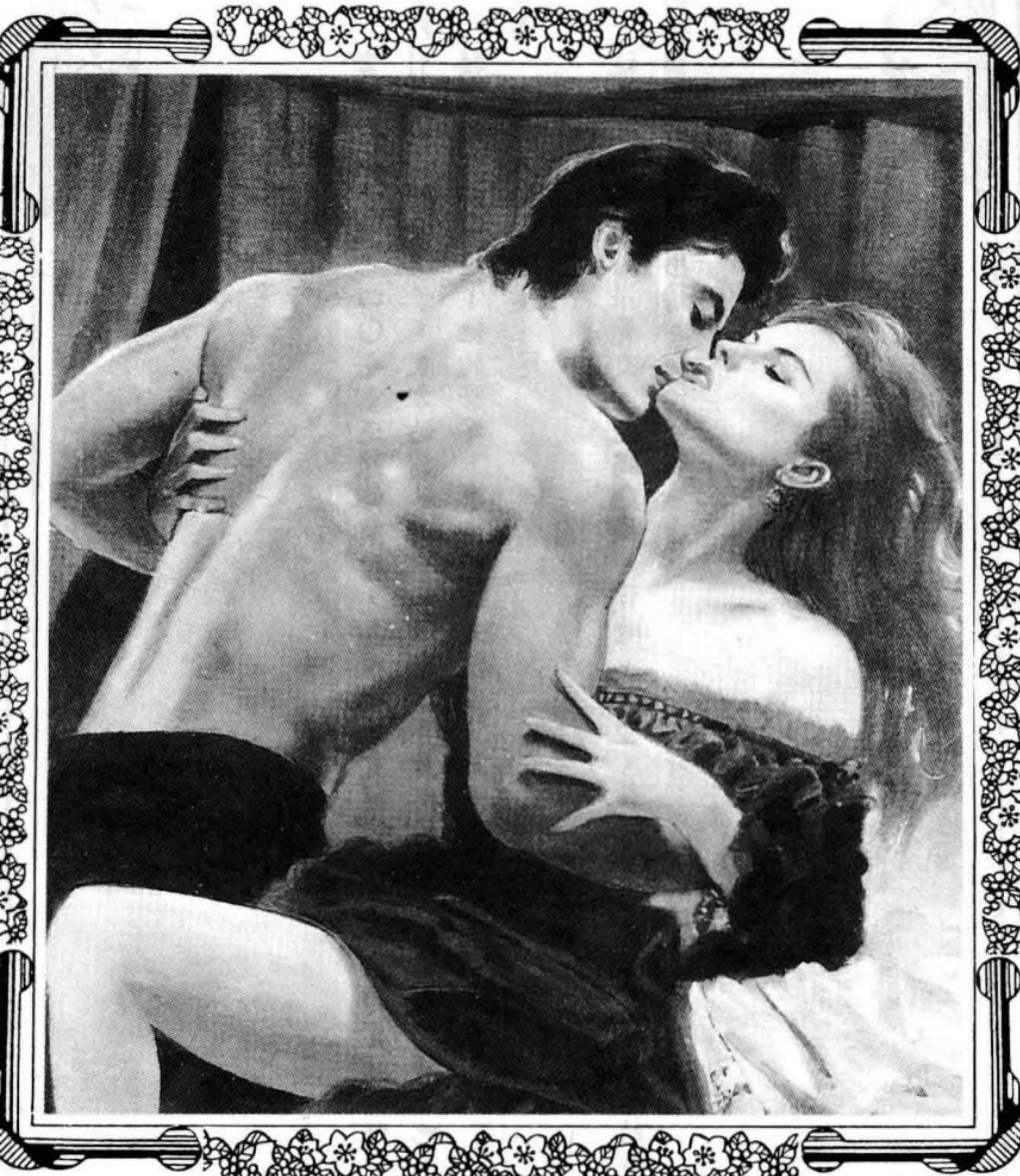
Printed in Taiwan



當葛隸亞於一八四〇年重返蘇格蘭時，各種與他有關的謠言令他的眉頭打結。他是專門引誘處女的登徒子、東方的叢林英雄，以及耍弄巫術的惡徒？這太離譜了吧！接著紀艾詩闖進了他的世界，事情開始失控！艾詩美麗、聰慧、出身良好……而且是另一個男人的未婚妻……

這是一部美麗的羅曼史，充滿危機、冒險、秘密、熱情，以及只有最傑出的作家才寫得出來的深刻的感情。





一八四〇年 蘇格蘭

葛隸亞船長待在他所造訪的主人昏暗的書房裡不過三分鐘，通往迴廊的房門便開始嘎嘎作響，還好他進門時曾隨手扣上門以維護自己的隱私。他甚至還拉上了窗簾阻擋外頭刺目的燈光。他一向痛恨宴會。

玻璃窗跟著震動。

他的臉色更加陰鬱，緩緩向前挪坐，將剛點燃的雪茄丟進寂然的壁爐裡。

他的大半生都在緬甸及印度過，奉獻給曾出使的一次叢林任務，而在結束令他致富的傭兵生涯前，他還曾服務於女王麾下的步兵隊。他懷疑是否發生了地震，然而在十月的蘇格蘭，地震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

門再次晃動，彷彿惡魔在門外欲強行闖入。上帝，他是否正親眼目睹一件竊盜案的發生？或者那個可惡的英格蘭記者終於找出了他的藏身之處？過去兩週以來，該死的報界一直緊追著他不放。他是聲名狼藉的葛家人中第一個返回文明世

界者。那些新聞記者個個摩拳擦掌地想從他身上挖掘出第一手的醜聞。不幸的是，在他所到之地葛隸亞的聲名——不管是否被加以誇大渲染，總是先他本人一步吸引許多聞風而至的記者守候。甚至現在，一想起那些記者所撰寫的有關他的報導，他都還會不由自主地瑟縮。在那些人的筆下，他引誘了無數他從未謀面的處女，變成看守蘇丹後宮的侍衛保鏪，遠東的叢林英雄，甚或玩弄巫術者。每一則故事都摻進了足令他麻煩纏身的事實。事實上，在由那位對他窮追不捨的記者所執筆的最新一篇報導中，他正和一名聖徒、一位落難的暹羅公主和一隻變色蜥蜴蟄伏於峇里島的某處洞穴之中。

去他的！那名該死的記者杜撰出的生活聽起來還好過眼前他正試圖逃脫的這場社交酷刑——為一名前途光明的政治家與一名到目前仍待在自己的更衣室、不肯露面的驕縱女子所舉行的訂婚典禮。隸亞對人群與封閉的空間有著不為人知的恐懼。他的極限是十五分鐘，他至多只能忍耐維持十五分鐘的基本禮儀。

窗幃外的可疑身形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起身無聲地走至窗前。

「該死的！」迴廊上有人低聲詛咒。「哪個笨蛋把門給拴上了？連窗戶也都關得死緊！現在我該怎麼辦？」

那人口中的笨蛋此刻正藏身窗幃間往外探。一名憤怒的女子正屈膝蹲在窗前，試圖推開窗戶。是的，那絕對是名女子。她那女性化的曲線在隸亞的視線下一覽無遺。大膽的她身著格子呢褲及一件過大的上衣，頭戴一頂破舊絨帽，顯然試圖喬裝隱藏性別。

不是竊賊，不是記者，也許只是一名和隔鄰僕役幽會晚歸企圖偷溜進門的女僕。隸亞期待地揚起一對濃眉，替她打開門閂，然後悠閒地踱回椅前坐下。

他不是那種會橫加阻撓他人戀情的人。再說，這個突發的狀況還可替這注定將冗長難捱的夜晚帶來樂趣。

窗子緩緩地被打了開。那位女冒險家由厚重的窗簾間探頭而出。想必花園中有人爲她把風。

「快點，艾詩。」一個焦慮的男性嗓音壓低嗓子說。「我把推車留在街上——」

她——那名叫做艾詩的女子——已半身擠進窗內，一隻牧羊犬突然衝進陽台，在她身後狂吠，她驚慌得無法動彈。

隸亞靜靜地欣賞眼前這有趣的一幕。

「你這白癡，『路堤』！」艾詩姿勢笨拙地努力保持身體的平衡，並伸出一手揮向那隻狗的耳朵。「是我——你這隻可憐的狗！在廚子發現你以前，快躲回廚房去。」

廚房！一名在廚房工作的女僕——那隻牧羊犬不情不願地踱開時，隸亞暗自忖道。

「怎麼了，艾詩？」焦慮的男性嗓音自陰暗的花園響起。
「只是一隻笨狗。」叫做艾詩的大膽女僕已跌進房內，發出一聲悶哼。隸亞看不見她，因爲落地窗簾整個罩住了她。

「噢，該死！我的腳趾撞上了那張可笑的花梨木桌。」「用口水和碎紫草揉一揉。」她同伴的口吻聽起來毫無心疼，只有倉皇。「我真的得趕在守

衛未來以前離開。你會害我因此被吊死，女孩。」

「我並沒有要求你送我回家，參孫。」她的語氣含怒。豎直背，一跛一跛地自隸亞身前而過，她挺起肩膀。「我並不是不知道路，而且如果有人看見我們，喬治鐵定會殺了我。在大利拉出現門口質問你的行蹤前，趕快回營地去。還有，別忘了餵阿里巴巴飼料。」

參孫？還有大利拉？這女孩口中的怪異人名令隸亞不由露齒而笑。（譯註：參孫為古代以色列的著名力士，大利拉則為參孫愛上的一名腓利士女子。她得知參孫的力量源自於他的頭髮，趁其熟睡時剃光他的頭髮，導致他淪落為奴，最後被殺。這段故事記載於舊約聖經中。）他猜測喬治應是她戴綠帽的丈夫——一名屠夫，抑或另一名僕役，一個妻子紅杏出牆的可憐傢伙。

那女人快然地扯下頭上的呢帽，彎腰按摩她的腳趾，放任一頭豐厚的金髮披瀉而下。她嘆了口氣，那聲音聽在隸亞耳裡沈重無比，似乎再多的冒險也無法令她開懷。她抬起頭，狀似不屑地哼了哼鼻。

「愚蠢的男人和該死的雪茄。我實在不懂怎麼有人會喜歡那種聞起來有如豬糞的東西。」

隸亞強忍住笑意。正當他終於好好地看了一眼這名低下女僕的臉龐時，她突然驚恐地跳了起來。隸亞不由吃了一驚。

她朝開往陽台的側門奔去。「噢，上帝！」她低聲說。「我的袋子——參孫，你這該死的笨蛋，你忘了我的袋子。」

她正欲打開門時，隸亞聽見身後的走道響起腳步聲，然後是鑰匙轉動書房門鎖的聲音。一個

慌亂的男聲問道：「艾詩，妳在裡面嗎？」

那聲音似乎令她驚慌失措，她衝出門外，奔下樓，跑進花園。望著她的背影，他思忖著自己該如何對一個憤怒的丈夫解釋他何以出現在這樣尷尬的場面裡。

他的名聲不佳。誰會相信他的清白無辜？

他衝動地衝到陽台，跟著不忠的艾詩的腳步，藏身在玫瑰花園一座棚架後的石凳上。清涼的晚風吹翻了腳邊的落葉，他開始放鬆緊繃的情緒。

數分鐘後，他再度看見她。她躲在一座映照著月光的雕像後，用一手扯下身上那件過大的衣褲，另一手搜尋著地面，尋找一只舊呢袋。

這就是那只呢袋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因為裡頭裝了她的衣物。確信她會換回日常打扮，隸亞目不轉睛地等待著，不管那些記者如何繪聲繪影地描述他，他畢竟也只是個男人。

再說，他很好奇這名叫艾詩的女人到底和那個叫參孫的男人在搞什麼鬼。

似乎她的丈夫也抱持著和他同樣的心情，隸亞看見一名衣著入時的男人出現在陽台上。他的音調壓得很低，聲音中傳達出明顯的困擾。

「艾詩，我的忍耐已到極限，妳聽見了沒？」

就在此時，那隻叫做「路堤」的牧羊犬突然衝了過來。牠奔過花園，衝到艾詩隱身的玫瑰花叢前停了下來，然後繞圈踱步。陽台上的男人開始步下樓梯，高抬著頭懷疑地注視那隻狗怪異的舉動。年輕女子口中低喃著，進退不得地試圖用她的帽子揮走那隻狗。

「立刻現身，艾詩。」傲慢的男人命令道，但女子仍不爲所動，只有那隻狗短暫地分了神。就一名僕役而言，他的語氣聽在隸亞耳裡，顯得太過不容置駁。艾詩可能是名精於糕點的女僕，一身廚藝或可爲今晚的宴會增色不少。她的怠職可能會在整棟屋裡掀起一場混亂。

「我不相信你竟這樣對我，艾詩。」男人舉步，隸亞開始覺得他看來有點眼熟。「所有的人都在等待你的表演。」

表演？一名女僕要表演？隸亞皺眉，對於眼前的謎團感到困惑不解。儘管他無法苟同任何不貞的行爲，仍對這名年輕女子感到一股莫名的同情。

他也曾數次被迫躲藏。雖然不曾和一隻牙齒幾乎都已掉光的狗蹲踞於私人庭園的一角，但他卻曾在滿是有毒植物、危機四伏的酷熱雨林中尋求掩護。他永遠不會忘記那段充滿驚懼的日子。遭捕被虐的黑暗記憶有時仍啃噬他的心。然而，他並不確定這名荒謬的女子會令他記起過去的晦暗時光。

不讓自己有後悔的機會，他握緊拳、堵住嘴，發出有如叢林豹子般的低沈咆哮聲，那隻狗警戒地豎起耳朵，小心翼翼地踱開。陽台上的男人厭惡地轉過身，對站在他身後書房門口的細瘦男人低聲說：「躲在樹叢中的是隻狗。我不知道她到哪裡去了。」

隸亞發現男人口中的那名女子已利用剛才的機會像螃蟹般側行，躲進一座涼亭裡。

他不禁失笑，無聲地爲她的大膽喝采。然而他的愉悅在那個他一整晚都在躲避的男人出現於花園的另一頭時，立刻化爲怒火。

賀亞奇，這名大腹便便、對他窮追不捨的記者，六個月前，當隸亞和他的小廝由新加坡搭汽船抵達南安普敦時，那個討人厭的傢伙已在碼頭上等著他。隸亞接到住在高地的伯父病重並希望見他一面的消息後便趕了過來，而姓賀的無視於他的再拒絕，也跟到了這裡。

隸亞縮短了停留在倫敦的時間，北上而行，途中只在福哈文停留兩日，目的是要與紀氏暨韋氏這家公司——亦即今晚的主人，為他的咖啡種植計劃定案。明天他將繼續上路，前往高地。他暗自向上帝禱告，希望兩個月內就能返回他位於馬來群島中那座無名島。

「葛船長？」姓賀的那令隸亞恨得牙癢癢、充滿鼻音的聲音響起。「我知道你在外頭抽菸。我只想借用你幾分鐘，澄清有關可憐的瑞雪的謠傳。」

瑞雪。可憐的瑞雪。上帝，別又來了！

隸亞本能地做出反應。他身子一縮，隱身玫瑰樹叢後，再半爬地躲進涼亭裡，乍聞瑞雪的名字被提起，他忘了涼亭裡的那名女子。待他喘口氣、挺直身時才猛然想起。他緩緩轉過身，與艾詩面對面。

她已解開了髮髻，任那一頭他所見過最狂野的暗金色鬈髮直披腰際，看起來就像淘氣的林間女神。她有一張甜美的臉龐，貴族般的鼻，不點而丹的唇以及一雙金綠的明眸。令人印象深刻的五官使得他詞窮，不知何以形容。

嚴格說來，她的外表並不完美。一對濃眉及固執的下巴顯得太有個性，不過隸亞懷疑有任何男人能抗拒得了看她一眼。

穿著一件無袖連身襯裙的她瞪視隸亞，表情是一派不可置信。她張口，一聲尖叫即將逸出。「不要。」他迅速竄至她身後，伸手摀住她的嘴。「如果妳尖叫，親愛的，我保證妳那長期受苦、甚至此刻還在尋覓妳影蹤的丈夫馬上會看見妳半裸地偎在我懷裡，而且立刻會作最糟糕的聯想。妳聽懂了嗎？」

她輕輕點了點頭，雙眼因憤怒而圓睜。他放下手，站到她身前面對她。

紀艾詩在她循規蹈矩的二十年生命中從未陷入如眼前的窘境。她居然在自己的訂婚酒會上被一名賓客目睹她僅著內衣的模樣。

一切都得怪罪自己衝動的天性。這不是她第一次讓災難臨頭。

「可否請你迴避，讓我換上衣服？」當她看出他無意維持這基本禮儀時，忍不住怒聲問道。隸亞聳了聳寬闊的肩膀以示歉意，但一雙眸子仍可見嘲諷之意。「我不能。」他低聲說。「跟妳一樣，我也在躲人。坦白說，我很好奇我們要如何脫離眼下的情況。」

艾詩抓緊她的襯裙，瞇眼更加仔細打量眼前的男人。

她從未見過像他這樣揉合幽默、自信及狂野放肆於一身的男人。他彷彿一眼便能評判她外表上的優劣點。她不確定自己該為他的肆無忌憚放聲一笑，抑或狠狠揍他一頓。

他身材高大，蓄著一頭濃黑的長髮。結實強壯的體格穿起禮服來不應如此優雅。被烈日炙曬的黝黑臉龐令艾詩想起了曾在父親書桌上見過的一枚硬幣上的肖像——一張充滿異國氣息的危險臉龐。

她用最冷淡的眼神看了他一眼，但似乎對他不起任何作用。她側身躲到掛著她晚禮服的藤椅後。

「你不用看著我吧？」

他咧嘴而笑，一口白牙與他黑黝的膚色形成極具吸引力的強烈對比。「可惜自妳打破書房窗戶爬進屋裡，我就把你的一舉一動看在眼裡了。真是迷人的一幕。」

她的臉色為之陰鬱。「你這種男人就知道偷看別人的隱私。我姊姊曾在雜誌上看過相關報導。這篇報導一開始談的是馬背上的裸體女子。」

「我相信妳指的是偷窺狂。」

「沒錯。」她很快地說。「你就是個偷窺狂。」

「我絕對不是。」他駁斥，臉上第一次有了怒意，令艾詩感到一絲小小的滿足。「姊姊應該培養比閱讀這種垃圾雜誌更有意義的嗜好。」

艾詩頗有同感，但她可不打算告訴他。「你到底要不要走開，讓我整理一下儀容？」

「我還不能走。但爲了證明我不是偷窺狂，我保證絕對不看妳。」

他微笑，然後轉身背對她。她無奈地胡亂套上洋裝。他那張充滿嘲弄的臉燒燙她的心。他的臉部線條剛硬得有如刀鑿——挺直的鷹鈎鼻、堅定的嘴以及方正的下巴。然而他卻有雙盛滿傷痛的灰眸，使得他看起來迥異於那些常在她家裡出入的市儈商人。

她從不曾見過他。儘管她父親紀唐根是一名成功的造船商人及進口商，經常接待各國訪客，